

知行合一的追梦人

王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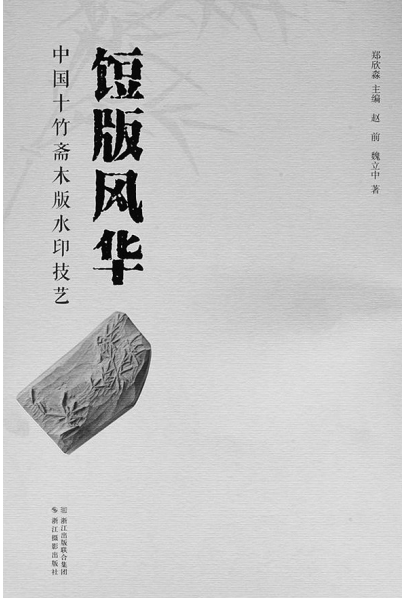
魏立中的十竹斋以传统木版水印技艺的传承而闻名全国。而五六年前,我国北方地区这一领域的人们还不太知晓魏立中和他的十竹斋。今天说到传统木版水印技艺,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杭州十竹斋已是三家齐名。而魏立中以这几年连续的传承成果,以十竹斋的作品积累,以不断举办的展览和传承教学的影响,更显示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实践的新锐之气。

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其创造和传承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深厚的文化遗产和传统手工技艺。但到1980年代末,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却走入了濒临失传的境地。也正此时,年轻的魏立中却以人们难以理解的虔诚和痴迷,投身于十竹斋传统木版水印技艺的研究与传承。2001年,魏立中成立杭州十竹斋艺术馆,决心全面恢复并发展十竹斋传统木版水印技艺。

在继承、发展十竹斋传统木版水印技艺的探索中,魏立中下的是实功夫。对传统的挖掘、学习执着认真,对刻制制作全过程的每道工序一丝不苟。十竹斋木版刻印复制的《富春山居图》、《五牛图》、《雷峰塔藏经卷》、唐868年王玠刻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十竹斋箋谱》,及水印版画《二十四节气》、《西湖十景水印笺》、《杭州西湖全景图》等等,这些作品从刻印刀法、线条、结构、色彩、套印以及材料等方面都体现着地道的传统手工技艺的匠心独运,洋溢着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深厚气息。这些作品有的是魏立中独立刻印,有的是他领衔刻版,但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他洒下的汗水。《周礼·考工记》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顺应天时,适应地气,巧用材料,工艺精巧,在魏立中的心中,古今同理,人不欺天,方有超越的造化。在魏立中的手中,即便是刻印复制传统的作品,绝不是拿来便刻,从题材的选择开始,搜集文献资料、实地考察调研、拜访专家学者、研究论证方

案,到各个环节的设计筹划,都下了无数诗外功夫。魏立中刻版技艺的深厚扎实,从他刻画的100多幅近现代人物头像可见一斑。木、石之上,方寸之间,笔意刀法讲究,技随心到,人物形象形神毕肖。造型、刻画能力如魏立中者,中青年艺术家中实不多见。每次见到魏立中,看他总是风尘仆仆,或考察,或参访,或参展,或讲学……忙碌的汗水,总浸在他的额头。看魏立中刻印的《唐玄奘西行图》,我的脑海总浮起魏立中的形象,心无旁骛,筚路蓝缕,孜孜以求,在传统木版水印技艺的继承创新中坚守前行。木业在勤,功庸弗怠,在坚守与奋进中,魏立中以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显示了木版水印技艺在新时代的生命力,也为它的传承赋予新的希望。

魏立中对于传统木版水印技艺传承的虔诚,首先来源于他对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的喜爱。魏立中1990年入中国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和版画,从前辈艺术家那里认识了木版水印技艺,他的学习,从制作这门技艺的使用工具做起,到选题、勾描、分色、刻版、水印……提刷吊耙一干就几个小时。学院教育与传统手工技艺结合的学习,使魏立中从艺术视野、绘画基本功到实用技艺的掌握,都得到全面的训练。而从不同艺术的比较和对十竹斋传统木版水印技艺的深入了解中,他也真正认识了传统木版水印技艺的价值,刻刀下线虚实变幻的玄妙,水印呈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斑斓,吸引魏立中这位可以在广告设计职场上生活优裕的年轻人以信仰般的虔诚投身于它。在十多年的传承探索中,这个时代的趋利性和浮躁的心态对艺术家的冲击,都与他无缘,魏立中似乎以世外心境埋头前行。由对传统木版水印技艺的喜爱而到对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传承的自觉,使魏立中的胸襟更高远,脚步更踏实。2015年5月中旬,我到杭州时专门去中山北路237号十竹斋艺术馆参观。300余平方米的场地,有展品,但学员的工作台似



乎占了主要的空间,国内外的学员正在精心地勾描、刻版。还有一个空间,正有一队小学生在饶有趣味地听讲解并学习印刷,各自拿着自己印出的作品品评。我的印象是艺术馆很小,但空间布置丰富、充实,洋溢着欣欣向荣的生气。参观之后,我问魏立中馆长他的办公室在哪里。魏立中带我们走下地下室。在十来平方米的空间里,不见自然光,一张长条桌,创作、办公兼招待来访客人喝茶,都在这张条桌上。除了出差,魏立中一天中总有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都坐在这里,特别是人们都下班之后,他以盒饭打发用餐,手握刻刀,很快进入忘我的创作境界。魏立中说:“做这一行其实非常辛苦,在湿冷到骨头的江南冬天,雕版时手也一点不能抖。心要定,一刀下去就是一条线,刻错一条就坏了一块版,哪怕是到了最后一条线都要重来。”我问他,在这么封闭狭小的空间中,会否束缚创作。他告诉我,一是尽可能腾出空间用于展览及传承,二是正可以此磨练自己。这使我想到了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所讲“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正可谓此也。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离五藏,澡雪精神,正是以此,魏立中以自己的境界,在物与欲、技与艺、文与质、用与美的自我修养与创作审美的把握中,不仅以高品质的作品,也以美的情怀,为包括传统手工技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树立了榜样。

近五六年来,魏立中应邀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及美、英、法、西班牙等国家举办木版水印技艺的展览和展示,在北京大学和一些院校及不少中小学举办讲座和技艺展示,都引起热烈反响。魏立中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及经营收益都用在公益性非遗保护的宣传普及工作中,并捐资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了专门资助学习木版水印技艺学生的奖学金。这些工作给十竹斋的运营带来很大经济压力和困难,但魏立中乐此不疲,在他的心中一切都可舍弃,只为了木版水印技艺的弘扬与传承。魏立中说:“十竹斋就像一个孩子,突然来到我身边,我只是抚养他长大,再目送他远去。”他决心以传承发展的努力,让十竹斋传统木版水印技艺一代代接续下去。他的梦想是将来有一天,能在西湖边上建起一座“杭州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博物馆”,让更多的人认知中华民族这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接近梦想的希望,总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中。魏立中是一位知行合一的追梦人。其行其达,可喜可期!

魏立中编撰的《恒版风华》出版之际,他嘱我为之作序。序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魏立中对传统木版水印技艺的总结,独到而精辟,我不想赘述,而对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与执着的印象作了一些记载,以表达我对这位纯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钦敬。

是为序。

(本文作者系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本文系作者为《恒版风华》所写的序言,此书已于2016年1月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缘》中的观音、莲花仙子和拍胸舞者运用杖头木偶来表现。其中,拍胸舞者的造型比一般的杖头木偶要小,原因是为了让它们在体型上和台上的其他布袋戏木偶相类似,而不会显得太大。但观音与众莲花仙子的杖头木偶形体没有缩小,因为它们是独立出现的,不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些安排,都体现了庄长江导演的心思。

多种木偶的综合运用,在小小的布袋戏舞台上呈现出多姿多彩、令人难忘的画面。例如,杖头木偶表现的拍胸舞最好看,力度和节奏感很强,并且带有鲜明的“偶趣”,和泉州提线木偶的拍胸舞相比是另一种更加阳刚的风格。用传统布袋戏木偶表演的小沙弥与牌头的一场戏,动作干脆利落,灵活多变,包括了不少传统的绝技。纵观全剧,可谓兼具众美,赏心悦目。南派布袋戏艺术家常说,“人戏做得到的我们都能做到,人戏做不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这话确实不假。

《龙山情缘》在剧本创作上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有的观众反映演出长了些,有些北方来的观众不习惯用南音演唱的长唱段,觉得唱段太多太长,这些意见都值得考虑。但是,全剧的整体呈现是很好的,在福建省第26届戏剧汇演上获得了剧目、剧本、导演、音乐、舞美、表演等奖项。这一成绩的获得,和年近80岁的庄长江先生的精心编导是分不开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愿庄老先生为南派布袋戏做出更大贡献。

辨,这是本剧第一个亮点;在处理深刻思辨时,不是硬生生地“讲道理”,而是结合当下热潮,适当地穿插喜剧元素从而吸引观众、引领观众,这是本剧的另一亮点。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顾春芳教授认为,该剧的台词非常具有“90后”的特色且文学性强,《嘿,是我》的主创团队是一批来自校园的戏剧专业才人,他们的创作视角、戏剧理念以及剧本风格都彰显了新鲜的活力,为中国戏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戏剧蓬勃起的新力量。此外,她也强调了戏剧不能单单有思想的外壳,新生代编剧导演更应该关注戏剧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该剧最后的两声枪响将虚无感体现到了极点,尽管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思考,但今后在向社会传递积极的正面能量方面还要再做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陶庆梅表示,《嘿,是我》在人物塑造和戏剧风格两个方面都独辟蹊径。该剧塑造出了一个非常可爱鲜活的“作”的人物形象,让人耳目一新。同时,该剧展现出了伍迪·艾伦式的喜剧风格,而这种喜剧风格正是当下舞台剧所缺失的。

给传统注入活水

——《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北京展演月》观后感

本报记者 刘茜

是与戏曲创造力紧密相关的第一问题。100年前的《新青年》呐喊:“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在救亡图存的历史洪流中谱写着感动天地的青春乐章;如今在开启中国梦的新征程,在戏曲繁荣发展的春天里,我们看到了豫剧青年军团的壮大与成长,在继承基础上勇于创新,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拥有什么样人才,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主任王绍军对人才重要性的这般阐述令人赞同。本次展演月,将近一半的剧目由年轻人挑大梁,剧团管理者以及广大的艺术名家为青年人扶正剪枝、搭桥铺路的襟怀可见一斑,而后辈学到的真功夫也没有辜负前辈众望。

“一枝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河南豫剧院青年团聚拢了一批青年新秀,这次展演他们带来新版《穆桂英挂帅》、《白蛇传》、《破洪州》三台剧目,分别由刘雯卉、吴素真、朱旭光领衔主演。这个团队成立于2013年6月,现有60多人,班底是2009级中国戏曲学院首届豫剧本科班毕业生,部分拥有研究生学历,以李树建为首的河南豫剧院院领导班子一直以培养人才为剧团建设的根本,河南豫剧院党委副书记吕青分管该团工作,他向笔者介绍该团的定位是“青春+都市”,深挖探索新、创新性的剧目,历练本团演员进而培养出更多的年轻观众。管理者还根据演员们自身特长、所宗的派别,排演不同的戏,让每一位年轻人都能人尽其材。可以说在此种观念引导下,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三个旦角,团里很多人如李多伟、郭青峰、吕军帅、杨历明、李庆杰等也都小有名气。

在经济社会发展繁荣、民族文化高度自觉自信的当下,国家戏曲扶持政策及时出台,为戏曲新一轮振兴加油助力。但是,戏曲人才的培养是最为迫切的问题,倘若戏曲人自己不进取,不培养接班人、后继者,不注重梯队建设,只是一味“啃老”,戏剧人才就会断档,于现代戏创作本来难度就较大,有些作品创作演出的时间尚短,所以在艺术上提高的空间很大;可思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何更加典型化,如何做到更好的戏剧化。我们仍然期待现代戏更加全面地展现多彩的现实生活。

其次是青年人的头角峥嵘。戏曲的振兴需要人才。这

布袋戏的继承与创新

——从《龙山情缘》谈起

陈世雄

晋江南派布袋戏《龙山情缘》讲的是晋江安平龙山寺观音香火东传台湾的故事。据说,300年来,龙山寺在台湾分炉多达300多座,支流漫长,因此,这个故事见证了两岸共同的人缘、神缘、文缘,在当今形势下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龙山情缘》由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编剧和导演都是庄长江先生,他今年79岁,以这样的高龄承担起一部大型木偶剧的编导任务,确实难能可贵。

我特别欣赏的是这出戏的导演艺术。我记得闽南著名导演吕中文先生说过,木偶戏的导演工作在许多方面比“人戏”还要麻烦、复杂。我完全相信这种说法。庄长江先生说,他为了排《龙山情缘》这台布袋戏,花了整整4个月时间,感到非常辛苦劳累。他比吕中文先生年长十来岁,这种奉献精神值得学习。

《龙山情缘》的导演艺术值得写一篇长文来细细研究。我没有这样的功力,只想谈谈这出戏的人物造型和综合运用。

我们知道,布袋戏的木偶形体本来是很小的,只有六七寸高。演出空间十

分狭小,通常是在只有一米多宽的木台上,演员就坐在台后的椅子上给观众讲故事,所以这是一种说唱加上木偶表演的艺术,观众数量很少。上世纪50年代初,晋江的布袋戏艺术逐渐走向剧场化,舞台加宽加大,观众数量也大为增加。这样,六、七寸高的木偶就显得太小,适应不了观众观赏的需要。于是,艺人们动手改造木偶,把它加高,曾经制作过一尺半高的木偶,后来发现太高了不便操纵,又把它缩小到1.2尺。

偶身加高了,可是艺人们的手指却无法加长,因此,艺人们在偶身内部加上一个小小的“调节杆”(或称为“辅助杆”),用另一只手通过“调节杆”来协助操纵偶身,解决了许多问题。譬如,原来的木偶手臂是僵硬笔直的,没有肘关节,不能弯曲,加长后的手臂加上肘关节,可以弯曲了,相关的水袖动作也可以完成了,这就可以更加逼真地模仿戏曲的动作,可以适应“文戏”中那种细腻的表演。“调节杆”的发明和运用,是晋江南派布袋戏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艺人们为此动脑筋、想办法,费了大量精力。然而,“调节杆”也带来新的问题:原来形

体较小的布袋戏木偶可以自如地快速转身、翻筋斗,而用双手操纵的加“调节杆”的新型木偶动作不够自如灵活。于是艺人们想出新的办法,就是为一部分加了“调节杆”的木偶配搭一个传统的、不加“调节杆”的偶身,也就是一个人物用两个偶身。当需要做较剧烈和快速的动作时,就使用传统的布袋戏木偶;当需要做出较细腻、复杂的动作时,就用加“调节杆”的木偶。其次,在同一出戏中,只有部分人物是用加“调节杆”的木偶,其他人物仍旧用传统木偶。

庄长江导演的《龙山情缘》就体现了这样的原则。全剧的角色有70多个(仅莲花仙子就有8个),可是,采用加“调节杆”的木偶只有6个,即曾养正、悉善、颜氏、造船师傅、慧德、曾绍祖。其中,曾养正、悉善同时配搭传统木偶来表现,即一个人物配有两种木偶,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加以替换。而其他数十个人物,都使用传统的布袋戏木偶,以表现灵活多变、节奏较快的动作。其中有牌头、小沙弥、老妇、清兵、举幡僧者、车鼓者、水手、香客、僧尼、抬神轿者等等。

除了新旧两种布袋戏偶身,《龙山情

是两面的,但是如果你把一个单面旋转180度之后接在一起,它虽然还是一张纸,但就只有一个面了,玄妙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展到了另一面。剧中到底是男编剧创造了女设计师还是女设计师创造了男编剧?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全剧通过描写男女主角的情感纠葛,试图带领观众探寻生活和爱情的本质,剧本台词富有极强的文学性和哲学思辨性,观众从中也各自有了对生活和爱情的重新认识。

与会专家认为,《嘿,是我》非常恰当且艺术地将当下流行元素、现实情境与思理批判结合起来,敢于挑战传统,观众从该剧中听到了年轻一代对生活发出的声音,感受到其强烈的先锋意识。

陈旭光教授对该剧给予了高度评价

年轻一代对生活发出的声音

——专家谈话剧《嘿,是我》

本报实习记者 张欣然

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和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办的话剧《嘿,是我》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宋宝珍、施旭升、陶庆梅、邵泽辉、林蔚然、杨志弘、顾春芳、周映辰等专家及该剧主创参加研讨会。会议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陈旭光教授主持。

《嘿,是我》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视觉专业硕士研究生祖纪妍编剧和导演,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制作。该剧描述了一个男剧作家“闯入”了他笔下的一个角色女设计师的生活中,两人继而相爱相杀,梦幻和现实在剧中交相呈现,演出之精彩,意蕴之深邃,给观众带来了更加强烈的艺术化的享受。导演从“莫比乌斯环”的概念里获得灵感。所谓的莫比乌斯环就是说:一个正常的纸本来